藥地炮莊

藥地炮莊序

紫柏老人刻覺範冷齋之書表其行如嬰杵不惜劍虎鐃僞故犯忌以明綱宗暗救後世夢筆杖人提莊託孤亦猶是也末世學者不發願力不究實用則或以借議標新或以稚拂裝面相率逃學嫉汾而以道爲掠虛鬭勝之技妹俱護短無當中和不可憫耶詩曰既之陰女反余來嚇嗟乎背憎自有肺腸莊生悲其漸毒頡滑離跂好智爭歸于利早判破矣藥地大師之炮莊也列諸病症而使醫工自欽上池垢垣外爲將謂夢筆以藥地爲下宮耶藥地以夢筆爲下宮耶將謂不可莊語而疏理以卮寓爲下宮耶將謂鹵莽不可而發生以鑿虛亦爲下宮耶綺中之

祝早已無言本不求知又何用白天下竟無知者乎哉可惜許

雍茂孟陬天界學人大中陳丹衷題

因論曰立言者至當寓言者主適旨皆曰合性情之正其言近理即性情之安其言近道繇讀書者知人論世觀所感耳莊子知世不可莊語寂感何如耶今欲決千古疑而直告不信也炮莊製藥列諸症變使人參省而自適其當焉蒙筆藥地立寓變寘其寂感何如耶東坡曰此意只憂兒輩識逢人休道北窗涼和靖曰百千三昧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將憂狼藉乎何憂為人不讀讀猶不讀也過無讀者叫絕有分但曰佛說法四十九年不曾說一字猶是曾餬　要筆學者大嚼何三省題

閱炮莊與滕公剡語

余溯江千里訪宓山愚者於汋林適閱炮莊謂公剡曰寓言十九綜百家貫六經周易外傳也試合潛夫先生時論求之遊其是夫公剡曰若知希何余曰然宓山屬甕蘇之節不有其名發蒙洛之蘊不有其功挾坐乾之與不有其迹三者皆不有皆寓也援諸時論繳一旋四之環中豈有二哉鄉者宓山緣聲徵嚮長于竹關會失怙奔喪廬墓三年比出遊好學不倦或私余曰出世盡一切泡影寘之余曰否昔人從遠公事佛蓋其交瓦官寺守亮精易理支饒資翁爲多盡其在我塗脉緇同世出世間一也聞者咸然以余觀秦伯與齊得孔子而後論定胡氏以沐

祕之學皆先發後開遺穀謂事敬王西周可復樂爲帝耳甚者廬陵慈湖則疑繫辭臨川則詆斷爛涑水盱江則譏孟子考亭則以通書精蘊過詳孟知人知言之難孔孟且不免訾議而況後儒哉子思曰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俟聖人非俟私人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猶言知我者我也非求天知也宋公刻今日致儆於知希也倘自伯通公所本卷君靜齋夫三先生世傳正學家山蒙難正志于身綿衣如一日可不謂艱且勤較之本穴紀遺十空者經柳又淡隱矣知不知何損於家山余自信知家山者卒亦未能盡知以其寓而不有故也尚無徒以炮非測之哉故次其語俟後世論定云芑山猗道人自烈書

庸生謭劣既獲早版遍歷諸家門庭畢志天界座下杖人常謂
庸曰世出世本妙叶也淡憤不少猶爲艸創傳訛莽蕩且不逞
矣此時弘道在集大成非精者別豈能隨物盡變可公共一切
智而絕不驕婦物宜至隨如數一二開出之人也今已洞徹底
源三教總持崇自無避推拂鉗鎚以本分草料殺活不妨衝破
青霄若合身集洽對雙遮之孤者其一歸乎杖人言之纖纖庸
之肌骨沁入淡矣甲午之夏自嶺歸來為兩宗修和杖人令閣
之大師走牓高座師曰省一事勝多一事今既明矣更何求焉
庸心服之遂滌上先師歸寂合尖無縫之後未可坐無事甚發
願給侍杖人終身而杖人猷然去矣余驅詞壽昌會大師于棠

地痛慨窗志托孤在此矣竊以事杖人者非之中心悅而誠服古人祇是不欺耳假諸燈非欺月趕一切法而遊一切中其自行推摩本來之法作此事中和其盜竊也所承三世淵源聯乘易中神無方樣不越而外祇與觀我太史早提如加當當乎天下之議逞風緣相續周已奇矣感天地之鑪精刀鋒為坐歷盡坎窗秋路托孤有誰知其同悲藏密之苦心者乎當此末法闢諍堅固非怨即湯直告不信杖人評非正欲別路醒之藥地炮非合古今之評以顯杖人之正妙在聽天下人各各平心自吞吐之果平心乎各當其分各銷其才物論本自齊也乎小子非志於天界者將非志于此矣竟飛乎非禮度學人弘庸敬題

補堂炮莊序

昔醫王遣二童子覓地一見遍地無是藥者一見遍地無非藥者余遐必呵皆遍見也農皇一日而遇七十二毒豈百草皆有毒哉唯此一莖草能殺人能活人毒氣之所鍾也夫能勝是氣者必生於是氣之中此以毒治毒之法而非炮則藥不爲功三古以來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說蘊毒於人心深矣莊子以冷語氷之千載而下藥地大師又以熱心炮之譬如服五石者不從嚴冬之節以寒泉百斛通體淋漓則其熱性不發熱性不發則其毒根不衆石中有火木中有火大海之中有火是其熱處爆着即其冷處澆着也莊之藥師之炮同一發毒作用耳濮杖

人燈燕一書十方始知是火師卽傳以爲炮岐黄不在父子間乎雖然古人之病病道少今人之病病道多也須炮都始得道脊能醫病藥地能醫醫是曰醫王

廬山補堂居士文德翼拜譔

究莊序

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古今之書號稱渾沌未有過於莊子者堯舜之精一孔之一貫先王至精至微寓於大經大法至戰國而鑿裂盡矣當時有憂之者唯孟軻莊周二人耳孟子反之於權儒不足而以籍焉申之攘難增乞比於奔矣莊子不然以爲此不延之渾沌則支離割裂終歸洸泱散幻其指趣空其事類變其名目腐中虛之正進其大聖之緒言或危之或寓之正言十一旁言十九其真塵垢糠粃陶鑄堯舜者乎予常謂天下之道不舉兩端不能見一端不舉外景不能見內景莊生好游衍於兩端而以一端歸其

覺屢遷遷於外景而於內景逐其源背負青天息養天機生爲懸附贅決潰之以爲兩端則中端見矣以爲外景則內景全矣以天下藏天下而不以一身遺天下此莊生之旨也後之註者多矣不爲畫局則爲枘鑿然得其一端則失之兩端求之景內則遺之景外千載郭象尚未夢見況其餘乎自天界老人發託孤之論棄地又舉而抱之而莊生遂爲堯舜周孔之嫡子矣其與孟子同功而不與孟子同報者孟子以正莊生以反孟子以嚴莊生以誕嚴與正者其心易見而反與誕者其旨難知也此莊氏之書所以歎古獨稱渾沌者乎今無端被浪老人一鑿又破棄地再鑿擬斲鍛竈不多乎拔滸川盧中人余巖敘

䖍莊咏二十四韻

梁鬪十三徽易群龍無首緊誰變化之但見南華叟逍遙怒而
飛六息摶于九榑浮江海中出此不龜手爲世旦暮遇蝴蝶混
竒偶條督養卅甚善刀藏已久世出人間世支離復何有相視
而笑逆三人相與友倏忽鑿渾沌心齋盜跖酒東陵登西山臧
穀盡駢拇跫若見胠篋折衝且揩手在宥天地寬任運靜而壽
刻意仍繕性秋水消無術至樂原達生不記樹生肘麥擊至風
供騰狡咲芻狗狂鼠羿特窮神奇換腐朽象罔赤水珠洛誦空
二酉炭桑楚近名無鬼魍魎走外物不可必寓于心如精讓王
辛說劍孔遊兄弟柳柯佛爲聖人千古避膝口漁父擧音去大

經眺與守香璽若下岩藏山尚嬰臼托孤有飽莊白日雷霆吼
無可大師與貴泉當務奇過也闡關引之于前楠山訂之于
後錫湖充在龍門橋上寧穩空拳蔭瀑布則鹿溪寺東將枚
白足去八閩而歸止入三江以來之飽莊乎集地君臣難驗
焉因伯允弟賦律十首擬為一碧敢與拈花度望飛錫云爾
丁未純陽月附之朔傍華狂居蕃具草

驀地主人不知何時夢見神農皇帝賜百草的消息然諸樣海到處試人竊見杖人以莊子爲尼山托孤人多不作慚以其毒致之罰之犯莊不嫌五百里循樓觀一滴樓餐時客盱江景雲謂侍僧曰莊子當時夢爲蝴蝶自云不知有周又豈知有今日犯莊者乎然莊子開頭便說個逍遙遊想是他眼中不曾見有一個快活漢也他似看得世間人大者不能忘大小者不能忘小不獨不相忘且余身墮在没溺厭浪中而又彼此相笑嚮與斥鷃相去幾希試云莊子之言參山杖撲杖人驀地大驚小怪引詩多宗門中語去發明他那人且不識莊子語又如何明得

宗門中辭不亦關轉捷癡耶不見道不悄疑殺天下人祈無人疑就是宗門中辭也戾杜撰一般如他道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遮個話頭從何處得來他得之老子非常一語故纔說個無就化為鵬去矣鵬之背又不知其幾千里竟是那道學先生認定個無極太極耶符僧因和尚平日說未嘗讀書不覺弄子於今又安可妄論得無使禁地主人背飯乎你會麼不讀書人他把書送來你看也要說幾句淡話見聞那讀書人一笑纔是不肽一生口挂幾上去也呵呵饒舌饒舌

康熙丙午　竹筱竺菴道人大成書於拈雲丈室

炮雅序

三家聖人皆大醫王也不惟諸病亦善炮製慧日本草渤潭炮炙同一鼻孔出氣也周孔之藥其味純王不善服者謂貪色名利外人生別無事業陳腐堆滯偹入膏肓衆雅氏出以顧達摩放炮之湯洗塵偹知形而上炙未夢覺有廊天大路眼孔一豁矣耳食者議漆園左偹非杖人托孤倒論千年闇室誰則破之此一炮大快也我大雄教主包羅精髓刮磨凡聖以骨髓舉藏爲大生藥舖以人天十類救中上解脫十地等覺爲病人以太氣根藥止觀施戒等法爲藥方八邪四倒諸症觸之立愈然膠名相滯偏權者貿沙畫地執藥成病釋迦老子以拈華炮之其

家諸老又炮之以綱宗塗毒一擊聞者皆喪其驚現前矣此一炮又大快也至今日藥肆樣雜醫師氾濫或以毒井誤爲上池廣藥殺人不可指數藥地愍者發焉假毛錐子大施鍼砭先舉莊而炮之阿伽善見陳執七能作除病利益者源徵殆盡傾濆倒海拆骨剔髓諸門微隨不留剩迹吾故曰炮儒者莊也炮教者宗也茲帙雖曰炮莊實兼三教五宗而大炮之也者費圖手時縛藥人愈出愈奇向秀郭象噤口咋舌非千百載下又一大快乎雖然莊則炮矣誰其炮炮炮之一字洗脫不下猶是藥人前說夢昔原案中削杵柴未得拄

黃梅破額山樵者戒顯拜撰

戲莊小引

予嘗閱卷一尺僂放何乃喑聽三十季而復喈喈此耶忽遇破甕蜚草托孤竹關杞包憐蘭一枝橫出爆然放杖燒其稿而炮之遂翻三一齊滦會通易餘其為桀派也梨然矣讀晉論世至不可以莊語而危之寓之支離迷亦有大傷心不得已者士藏刀於才不才背負青天熱腸而怒冷嘶而笑符之于胥某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天以戰國報漆園之天也乎裁厭常駭新偏勝媮快中道腐矣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為繙譯錄之波瀾燕游于之耳目使靈情偽自胸痛瑯吹影鏤塵敗其敝帚曾有外于生寂有無者耶推墮滇洋哀其是非使人怒不得笑不

得聽其自己而辛中庸上天之載此爾爾乘四克之奇方耶自莊生後數千季評者衆矣或詆娸或擊節抑揚塤塤獎始顧滑火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此固剥爛彌縫旁通正變之冷寵耶浮山藥地因大集古今之削漆者苓桂硫磺閑選藥籠彼且羸樸斛箒與之洒濯彼且跛倚閭跫與之謦欬彼目屠龍削鑲與之作月彼且犧餌變氷與之伏火彼且甘寢稟羽與之溶鬧隨人自嘗而吞吐之愚者不復一喙果有螢粉唇許窺葩者不容嚼矣或問古人云大地火發始得與跑遛遊進一步乎還一步乎曰炮

浮山愚者衍識

炮莊發凡

格外微言何倒那正爲奇無端扯而曲爲今將悉手也訓詁注之於下諸家議論彙之于後別路拈提列之于上然將有互見重言者此筌蹄也所貴切已勿欺微首微尾耳望學宗教各各會通且得平心而前可入如或各得所近各執師說一任世出世間大小偏全悽楄飯盌莊子祇是未適用人不來攪行李市但可憐神明國士多被熱講雖然驚噪隨緣不覺旁觀冷齒先輩云讀書須得眼法方不偏執所以莊子一書自具兩轉之言眼之三層未始有而曰不及其所起微塵斗斛權衡而曰不離其所縻與肯以微爲事而曰識止於權物曾發其灰燼否天

下篇舉六藝明數度天運權提九流條理序莊子因讀書博物而反說約者也戰國急功利而附會仁義之名其膠轕迷者近屬生當世之衰漆園憤激而以超職化之譚得其解乎澹雅序周讀此我而遊焉安于所傷感思多矣嗟乎千季紛辨口不可禁不如聽其誠然我常遊於萬物之表而觀之因邪機正以物付物此即一參兩行因是以明之旨也正論奇論反說隱語兩末兩造無通而中道自顯矣對待流行森而不越一致二中猶不信耶既不可與莊語時衍時平時莊時瑰究不免乎吾笑且學吾真

兆文元作淡藏碎金錄兆泉近曰讀此者何人乎儒不肆物聽

禪不私宗派道人能厭飛錬者得意丟趣虛無以勝憂患者謝
事得解蒙習難忘而杜門者此皆古道淵塞者非粗浮所能受
用藥者今是稱道古今是稱其說而已也醫者不明運氣經曆
要旨藥性之故爭持單方祕牌將誰執乎要於血氣不容輕自
既已嘗發願補闕釋在此藥館即此是事來者炮者自須歷過
方知
執偏門而言儒非老莊而莊又與老別稱以莊宗虛無自然為
外道者然莊在三教外乎藏身隱跡化歸中和誰倫及此故人
每發托孤之論以寓寄託願其於時當日遊者不易則不相為
謀矣是聖人以道大同於天下此不偏異端之終為異端也鄙

恐介云纔欲合三教便是妄想或曰不必引欲護此且返禮且
麼下此過關者擭人語者肯刎已藤蔘自有爽笑時像向上不
儞都何是了俺人發覆不甘者顆覆程地痛事將灘叢書銘作
參學事畢耶建港日圓模之士分合皆可界象日事稱基能各
當其分道遙一也塞壁填溝何消氣急
陽明曰今皆說性不是見性三一日真見性者止有一事古公
曰性之一字吾不求闢是其人則得誰是上根好來買珠耶且
閑坐斷情見作得主不把捉得定如隔日瘧顯拂附扶標當耐
黃直至不為物耶不為我耶不為天耶如是真不動心亦難不
撰邈緣創宗尚有三教耶無三教耶盡大地一隻眼尚兩儀耶

尚有一條耶世誰肯竭力此事而游氣乘權逞之不信但使苟
求其故久亦化矣即因此同異激揚之幾以鼓其蒸蒸向上之
興不亦善乎水窮山盡自然冰消不在救牛節草也願力任其
大小等刀批導各用所長隨分不欺本乎誠矣舉此擴廣自推
士並忽出此種別調亦地鼓鐘日漸腐翁曰太可憐生
皖桐方野同廷尉公真與觀我窩論公激揚三十年而潛夫中
丞公會之於易既徑作時論爲虛舟子曰真一用二範圍畢矣
至誠神明無我備物中和之極惟此心傳然愈藏之盛乎憂患
用通損益習坎繼明以公因反因爲決衆以孫序變化殺歷同
時爲統御午會大集誠然哉浮山大人其一切有冒源三世今

其外觀因緣甚奇。一生寔獲好學不厭屢畫探厥恩嚮枝門闌

上穿翻一點脫而潛飛隨乘矣爲不得已天登解勞。

杖人莊于提正从布寓內正以推出世法代明錯行搭外旁敲

鈇叶巾拆亦神機引也未涉變𢧐雜肆老甚。爾此冷竈暗香隔

綸登如脉同體哲矣芸皿乎燒不自欺之火會身劍刃求傷盡。

偷心之人時乘大集縱衡三塵天行無忌書心大用何必人知

在天界時叉取并于全評之以付竹關公案之托厥在斯歟評

更生陝要將聯集諸解不辭約爲雜會鼓刃貫收古今而總之。

適同此緣衍隨類地因爲發凡以啓讀者艳山行者別龍

樂地學人吳月謹錄

藥地炮莊目錄

序文 首
發凡七則
總論上 集漢唐宋至今諸家論說
總論中 悠山影響論 鼓山讕言一則
天界提正托孤論 黃林合錄
總論下 向子與郭子書 惠子與莊子書
藥地總炮七論 惟室一解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內篇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內篇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莊子因目錄

卷之五 外篇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卷之六 外篇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七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卷之八 雜篇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卷之九 雜篇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康熙甲午

廬陵高[illegible]曾玉[illegible]刊

張大如日月辭氣吞行無以文正樹儀見于史遷一傳後世長言服者無以加也

愚曰鬱室暢其文志正是忘舒善隱寵此乔戲汙瀆自快悲何如耶又曰千長以寓事設活句適于所以成言剽剝自適都是踢心人所以一語道破

文中子曰史談之達九流知其

藥地炮莊總論上

鹽城川熊集

桐城衍者藥作弟孟昉較

史記傳曰。莊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著書率寓言。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聘迎爲相。莊周笑曰。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入大廟。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

司馬談愍學者不達而師誖。乃論六家要指。曰天下

不可廢而各有所長也貴得長者之言哉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政故曰存乎其人安得[illegible]

[illegible]

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陰陽拘而多畏。厭序四時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其事難盡從。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儉而難遵。其强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苛察繳繞。然控名責實。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無不爲。其術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

三一曰實者[illegible]文[illegible]可究[illegible]甚[illegible]傳[illegible]之曰[illegible]詩病說之命紹明六經人之將然其言也哉

虛[illegible]上[illegible]欲論者[illegible]要文人其古人[illegible]執[illegible]所謂儒[illegible]漢初之儀所謂道正指神明之學

愚曰還既尊孔子世家而以詩[illegible]入倫[illegible]列[illegible]非[illegible]遊于志中以衡天[illegible]間不正是[illegible]于違施而未[illegible]附孔子[illegible]還之

判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充塞天下。復反無名。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謨以老莊楊為道家。此說已盡誰于之旨。夫道德陰陽名法儒皆聖人之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惟明于繼善成性者能用之。並稱日者占忌。聖人兼備用也。表其實。混闢之公理而已。人情勢之乃安。安乃育。勢傳萬物而載以重之。隨人自用其長短。而不能逃其範圍。功至大矣。流派要矣。諸于或偏言內。偏言外。夫抵殺下。米明正理。諸急于自受用。利時勢耳。執遷手曰。扁表孔子修書起殷。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

心乎臣夫純君師之遂六家歸于素王明夫然各審專門而統於中正蓋執邊手何嘗不尊孔子哉

矱曰索數詩書禮樂皆體也中皆易也無方有在各執一見聖人合易禮而數之還以禮春秋用勸懲不恣而數陰陽自然之道非競鑑室鄒鍵之思術能含命根而發揮以畢其事也。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還序春秋而表禮立極。王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既復情以歸太一。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發。檀作典制稱陋之說。入焉而望。暴慢恣睢輕俗爲高之屬。入焉而墜。繩衡規矩。則不可欺。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故尊孔子世家。而老莊申韓同傳。其作孟荀傳。有云亡國亂君。不遂大道。而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不可訓。故曰莊子散道德。放論。明其有正論在也。

恐者曰得老莊至淺者其君千荒闇其無常累卜化人臣子。此所謂道一不用而萬諸術者乎。別途妙高鳴仰止者焉。

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因何非身。因既曰我猶爲身者非身。又曰神留我者道使然事耳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列莊曰往東未虧。値于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削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矰繳不能逮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搴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漣滴之流。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著。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

沼然且因夢何是公因。既夭知此何以折中。若不折中。早是鑿胸剃喉了也。其中異而外同，錯素特比否，

肯迷初耶，當綱之使逕耶，不能綱之之慮之耶，當明其物中後篤之半埋耶，

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病。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剃也。鼴鼠著面。不可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對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其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于佗然。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身。禍

莊中大滅非周君臣行非無知方攙劉馬溫公千問取媚正謂訴哀孔丁乎子衆飾服之謂其用易故也謂親方集符伐滅其不任務何責不墳紫陽同護宮悶從背范得淚殺皮毛亦須護香取其所長于心乃細緻。副宗登廢武曰。遂使豎子成名。將謂笑項王恥。未必見在。特謂實亦公庸更未嘗見在。

豨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謂皆今書所不載

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

揚雄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又或問雍門有取乎。曰。少欲。那行有取乎。曰。自持。至周國君臣之義。行無知于天地之間。離附不就也。

阮籍曰。人生天地中。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所以馭者也。言生則物無不壽。推亦則物無不夭。小則萬物莫不小。大則萬物莫不大。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

經解生處甚奮多求不得惟心便歸之聽令人不能夢見賁武意術能夢見一條非一條。令溪曰不知物有其制而偏答至極集外則察大者失其居孔囊于口言大而不知其所以云不大矣其發曰虛分數者太分明廣武桃椿獄火察生求性指乎治者不消建致疑惟心

條。別則髮骨異矣。合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處分之散也。非關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隱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殘生害性。還為讐敵。目視色。耳聽聲。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顧性之所安。故疾病而禍作矣。至人恬于生。則情不惑。靜于和。則神不擾。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於術其安。心氣平。治不消不殆。笑翁曰籍傳魏晉所滑澂武借之歎嵇武也詞焉聰宜不喜此數而乃遂之何耶正惟其寓以逢心而人評狱怒笑故遊得人眼耳沉作詩寓目詩焉服數阮籍求僅脊諷在彼使不敢言也惜朋者皆笑其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

郭象曰。道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無會而獨應者也。泰然遣放。放而不傲。上指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則實言以出意耳。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死無生。或謂莊子樂死惡生。謬也。莊子之旨。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矣。緣于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于恍惚哉。君臣父子。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能為也。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

達生盡莊矣莊叉忠發蓋巧自責自毀之試而郭註平和恰是賢智消心用中之妙葉至物無物與易無滑絲生無自性同參無係無惡無死無生三乘有出此者乎人生七尺五常必具知與不知一體關會兼不得已所為皆當理實為有術知此易簡者乎特地拈出何更求無為于恍惚義正恐未

通物一致與然後從。戴逵淡于老莊而彈琴屢禮此其藝經枉於于者屢者乎不則體士達士為佻矣謝玄修虎丘以捕安道逃今側然屢然琴音如在誰能于此繆戴謝之禮崇哉張元長以昔見人作達輒散嗚見對老則忘此識乎請非者思論安道其決法服市中甚超宗婁有人証否

身。乃舉天地以奉之。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

戴安道談以放達為非。曰儒家尚譽。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以容貌相欺。至于末偽。老莊去名。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則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至于本薄。夫偽薄非二本之失。而弊者託以自縱也。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將如之何哉。自竹林放達。晉行波靡。晉好談莊。遂成放蕩。庾征西曰。雖云談道。寔長華競。千俗昇亦根清談。故卞望之。范武子。范宣子。對玩作業。縱戴安道。達士高隱。而獲惡放蕩。以盡自處。此其根十之上割乎。王右軍曰。一死生為虛幻。齊彭殤為妄作。此所以破放達之根而。

[illegible]
[illegible]
欲對策有對必
先才智日生然
能宗其不[illegible]新
以鼓舞[illegible]成務
不見議破無就
日日權顯猶有
坼[illegible]帶櫛沐亦
鼠荒
網之實褒背公
也曰居相位道
不行忍恥不引
退吉退之民公
好大[illegible]于能文
事無附己者無
所愛[illegible]惟其賢
以是不[illegible]可謂
荷直氣進之所
[illegible]光以動[illegible]從

陸希聲曰老氏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于不及以至貴身賤物莊列遠老氏之用失于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禁于苛繳刻急王何流于虛無放誕皆老氏之罪人也

李習之復性書曰喜怒哀懼愛惡欲循環交來故性不能統非性之罪也沙不渾水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惑者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雖有情

以智役何如邪。晉公云。生老病死。諸三則行何邪。邪樂不若混。不得疑冥盡取。從老而未遇此。何能落然于法。性法位之無內外。所如或從然。雖覺亦渾。

前江曰。此是克復其說。總持佛法正命。晉公旨。然不妨才力闊步。若是入理深談。終讓習之合家耳。曾元曰。李翱謁藥山。山執經不顧。李曰。見面不如聞名。拂

也。而未嘗有情也。百姓者豈其無性。情之所昏。相攻相取。未始有窮。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覩焉。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于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在行則聞佩玉。無故不去琴瑟。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道也。誠而不息則虛。虛則明。明則照天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顏子得之。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結纓。心不動也。曾子得正而斃。斯

神便出山曰所得資耳睒且。李同拱謝曰如何是道。山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且問一兩 [illegible]

已矣。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其傳也。自是廢缺學者莫能明。是以皆入于莊列老釋。至川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悲夫。問方。曰情不生。爲正思。正思者。無思無慮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于靜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也。知不無。何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問聖人不復爲情慾渾乎。曰不復渾矣。夫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邪安自生。伊尹曰以先覺覺後覺。如復爲嗜慾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

王介甫曰。罪莊好莊者皆未嘗求其意也。戰國諸詐

陷溺質朴並散。誰知貴己賤物者乎。莊子思矯其弊過應仁義禮樂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迷。定吾說。而不見大體也。卒篇舉六經以明之曰。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則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身處昏亂之世。察無所見其材。列譬辭聯危言以懷義也。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夷清惠和皆矯天

敍丙戌處揖四時取將謂空之于瓊爪折攝一場塔匙似諧自終。半山詠云予曰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又詠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歸金陵作龍說民嘗出乎宮人而未始害人害至于喪已而未害喪已其自解乎或曰見宋新法諸儒膺泥欲切害攻排之故害祭孔耳

惡門欲收背遺錢而藏民私錄豈能及孫孔之嘗詩于李忠公曰介甫米之忠臣也諸公毀之太過黎美甫曰介甫若害莊子自不如此愚曰彼正覺得莊子以破諸儒之說而定用晉儒以圖一世之功勿爲所論然而不達物理不知因物去乃究竟爲然非吾嘗期若過聖人者無何也

下者也。猶在。欲其直也。過。則歸于。任矣。莊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其行則非。莊之言獨何異于墨哉。不以文害詞。詞害意。爲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之讀其書者也。今挾莊以設吾儒悲夫。中人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不詳。行不謹。則天下隳。中人所不及者。聖人藏之而言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曉曉而後服者。豈可以語上者哉。惜属未通此耳。其老子論曰。夫輪轂軫輻。備而成車。而不患。無之。不爲吾用也。今欲廢禮樂政刑而爲道。何異。廢輪。轂。軫。輻。而爲車乎。

畱侯論是辨老子。韓非論是辨老子。一讓一操術東坡所以包絜老子而又既曰見莊子而得吾心其譏祭院說則又破其弊矣一篇一捲知東坡所以抱製稱用之乎。學者欲窺妙叶眞宗請思着眼。

胡元瑞曰僕竊公子之喻東坡愛才而留此論耳不若一日坡才太俊正格遂以闊肆傲欹。先譏伊川之矜持

蘇子瞻畱侯論曰。此老人知一椎可教。故。點。傲。挫之。三期半夜。而子房之器。近乎道矣。其韓非論曰。重無爲。則輕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其莊子祠堂記曰。莊子助孔子。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揉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其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則昧者剿之。又讀莊子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其擬對御策曰。爲莊老之言曰

故小試無甚之天性淺深安在之辨求故仍作其看破之吹毛耳果是超宗種氣請無溢者忌敬之動非忍不能下生之之能箝開其軒不能用之與花入善用之如水火其部而入無疾者激力而無愧也哉爾欺歟

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于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不仁其于可乎其判官告院上神宗議曰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可得聞而今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把此豈真能然哉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得禮義拘束之耶陛下亦安所用之帝得議恬甚開疑此得軾議殊轉然

孫州言大川蘇軾當以安石爲戒朱于言東坡馬介甫使坡作相引步薪一之際其瓊更狂黃庭山曰考亭愛介甫惜東坡迹若有治特激于注王山一時往復書簡評方山曰予聯出治民皆祀之不亂天下則矣若理學未融奚待于聰徒以救孫通制禮之言逐怒伊川而兩門交擊赤呂陶董未盡事師之道也思曰程爲東郭顧蘇爲漫個寫言有蜀洛黨哉可知莊于正是什伐

安石行新政其弟安禮持異議雱能爲此正[illegible]亦陳咸之[illegible]風乎當時若書[illegible]莊以諷刺[illegible]豈非[illegible][illegible]湯[illegible]

如何是聖不行測不藏不流水不腐[illegible]然不毒便如此行時如何曰河水烹茶猶嫌[illegible]過

王雱曰莊子道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莊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又曰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神則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邵子曰莊子大辨才也吕梁蹈水四顧善刀而藏至言也

楊龜山曰逍遥遊無入而不自得也養生主行其所無事也

疑岑以用老得新示敬川半山之雷示沉將詡論必從身沉能苻今悉錄前秋曰莊人度發風而緣才高下應故不能免於中鄒門羅語相神尊累在山水間爲俗談宜勿答也呂錫侯曰世語言嵇懇弗正食謂也然超變書非湯武高士時寂寞絃三是惡也突門叔夜是莊于功所宜係莊猶與嵇語而不與阮語。

朱子語錄言莊生見道體。又言淵明從老莊入。楚望曰其異而何之者。爲其洸洋自恣。弔詭者廢禮法不可訓。中庸木于大一。克己復禮而致中和。洋洋優優。合外內之道也。隨人淺淺而視之者。亦有爲言之耳。

王純父曰。孔子懷先進之野人。人人而不仁如禮何。玉帛云乎哉。老莊激言之。嵇阮感時事而避亂陸沉。嵇以傲殺。豈莊之旨乎。太平遭遇。縱欲敗度。而以放達宗莊者。又嵇阮之罪人也。

楊慈湖曰。莊周惡生而樂死。與貪生而惡死何異。其曰神守形。乃長生。是貪生本術也。正曰。敬仲明僞莊生以狀僞。暗取莊

不學道喫茶是茶飯是飯尋精進翻醒茶不是茶飯不是飯究竟茶是茶飯是飯有演讀否教立言宗我見自便覺果當下忘無我無無我而後知常其常者即知其知也前過三關

向上之意以攝采有觀破者否單微意亦取禪宗玉誠大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存心養性繫詞之窮理盡性皆非聖人之言則禪家冷笑久矣

先世長曰莊子言物物者不物于物荀子言精于道者物物一也韓嬰曰行不貴苟難辨不貴苟察惟其當之為貴莊子亦曰有為也欲當此中節之符也凡夫物而已賢者惟求不物于物智者并不為不物于物者所物聖人微上微下依然止是物物已耳衷物之則即節物之用即適物之用知之乃能用之乃知其發于不知而用之應以無知之臨十六法而四達於此也神哉

世道交喪道有
東陸沈不加椎
沉陳隙間出乎
別路鑿竅猶張
涼州之手當也
杖人捨擊動引
六經蕭尺大承
種山海下膺杼
贊容容之臥撓
安樂之謚愁瓶
自毀自玩不妨
西笑。
倪瑀曰漫以績
績從彼隙樣去
便命篇舟心行
器義後宦世而
不又見古人剛
求古踐觀以自
觀于長遠大矣
嗣宗登廣武曰

劉須溪曰當世厭儒儒者取厭故莊生別路譽效引之苦其心以爲筌蹄又自疑筌蹄之誤來者也自毀之然猶託于經質于理玩其文字而自謂得意者其寺記曰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以西笑與官師禪衣夾馳鮮經斥戒混包空以爲達吾豈敢復望大乘氣哉能仁堂中以攻苦出頑力起廢寺雖歲增千楹日會萬指亦以爲吾道蓋是無能名無賞功無盡分也則能言者愧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虛徙飛書倚牘攜上聽市衆援火之日塞有談史有論知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異

製吊豐露所見暍閒聊無病而呻吟聊笑病日若不呻吟遍身不仁。風痹民日備心瘡有殘犹見便則疾知無能而後能仁知虛舟而後讀亦是藏云悲很者讀誠治何限。張孟浩贈須溪有襄然濃酒之句黃文旦氏續溪對蔭旁出乎畏以遺後人猶不虛度此樣生者

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所。可羞應幾虛僞省而真實見如冲才。與人間事。豈愛濟之哉一啟一與。必有痛壞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大地皆佛心。則皆能仁也。所陳者能而無能爲難。無能者。無不能也。虛舟記曰。莊子虛舟善矣。而未免于觸也。江湖之舟。爲牛馬走。建旗鳴鼓亦與無異。其臨流願濟。飄泊何限。問其爲舟。則如漁者往矣。願君藏之。有二戒焉。刻舟募載。鮮生迦葦實。則漏也。赴急務。徒而不能濟。爲之仰天太息。非無舟也。而未有能操之者也。是又以虛舟爲恨矣。

荀亦知遂而言
性惡何也陳旦
源曰學者見地
有真人處毋累
同形耳食一似
今世講良知學
陳澧說因節所
明于復起求有
不暨而走章大
力曰云以稱與
性而貴仁義荀
以謀氣人而貴
禮人不信言耐
荀書其後而爲
功覆定曰荀言
之禮從此言成樂
合用以安其性
命而已至蓋其
詳非為深曆
曰無虐降集曰

介溪曰荀子言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言曰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道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禮者表也千萬人之情一人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荀將以不用人力謂之天乎人力即天也善用者行無事莊所謂闕天之天也儒言性必尊德性言天必言天理諸子或執縣象言天或執運數言天或執兩閒之氣

上上詒譴淡不可度思矧可數思譏不可掩如此天直下言語道斷矣故曰以理言天可也以理乎代天字則不可。疋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以此不可知而消心所以乞無所用矣駁此不可知爲影事而造說定法可乎。愚者曰以二論孟荀莊竟一致矣前乃設莊又復讓孟旦黎應將取東則尿人

言天。或執上帝言天。或執物言天。或執理言天。故齟齬耳。將合象數氣理帝物以言天乎。象一理也。氣一理也。理一理也。然曰天命之謂性。可曰理命之謂性乎。莊曰君道天也。臣道人也。曾知君臣道合于臣力乎。時而曰全人全天。時而曰天不是人。時而曰盡人享天。將何以折中之。或以格致盡分爲人。則責重人。或以本來公平爲天。則卒事天。或以禮法爲人而賤之。以食色爲天而任之可乎。故曰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物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斷截
李廬余子曰。苟物迷蒙脫于舊言。同畀故探抵渺一樣心。覩彼番浮王人一眼觀破。方知乖于淵傍寄創是收湯更保從不無先非遽違出者也。君相知而化之。原并現成矣。奇才必欲開花嘗人將繡鋪錦部己或思言倍無窮世界爲我於虛諸家爲我乖無然自不混宵茹發疾。

非曰精而又精。反以推天。豈無謂耶。不可知之謂天耶。曾知致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致耶。由此論之。泥分別者固矣。倚混一者病娶不小。又況綴旒天人之外者耶。

朱震青曰。凡欲用于人。故殺人。人多委之天。故殺天。殺天求殺其殺之本爾。故曰天人師。

凡天之一形一氣。油然皆生。天之所以爲天。窮然獨夬故曰天。嘗自殺。政不須人之殺之也。董伯玉口世謂李斯禍天下。皆苛制性惡送後王。諸論開之。界秳不然。我國厲衛。閔鉄。説辯之從。關貴互起。判不惜爲危論意存。熔亂不辭。傷嘗其亦。惟敵是求乎。夫爲環鋼者金也。被執爲環。此爭爲鋼。環相既虛。鋼義亦蟄各爭其半。則互衆其全矣。故折獄者單辭亦讞也。必合辭以聽之。對簿之家。護此之意益甚。則尋彼之訟公力。苟保殘守。敢挾惡見。破之私意。將隱情情已之不暇。敢以其身輕試於吏議哉。則之爲於愛惡也。君于借之而不聽也。褻首惡之名者。實皆以爲善否爲之覺其黨者。不能盡其終。已亦不能無界焉耳

積源曰聖人言幽明諸子言有無何長乎無教願禁有胡實之言當有當無也宗鏡曰無非龜毛有非殊兔角尹曰言有無之甕又言非有非無之說又言去非有非無之然而于同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離有無也皆疑此其蔡氏曰天生聖人而道在聖人矣天何言哉吾無隱爾就人亦物理而學海不厭云爾然

李士表曰。道在有耶。在古無古。在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在近獨高象先。在東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斂一毫。道果在有哉。在無耶。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芥滿芥。在坑滿坑。有在于螻蟻。有在于瓦甓。道果在無哉。無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可得而名焉。不敢以形數擬。不敢以吟域䏺。即其互古今而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大體是猶萬木一月。萬竅一風也。不可謂之心術。智術。機術。技術。道其該遍者也。或以獨任不堪而

中論曰可一言蓋詩別道者

蔽道或以嶽嶠不拾而蔽道或以夙生之說而蔽道或以博大之域而蔽道計其銜猶鼎空耳朕一不之微與太山均體浚百家無大全離大全無百家故曰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及大全者賢人也已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

馬振曰貴位者以巢由為桎梏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貴名寔則芻芥桎梏之言既齊虛則機杌席上之說要亦各從其所好也萬伯玉曰鍾石非禮樂之本縱葛登朝對之謂正以體公謙遂出處同歸耳今東名實而以巢由為桎梏清虛而以伊呂為管庫張局以疑遂拘玄以破棄俱非致一之論也時乘六龍者謂肩壽門日開其龍不龍耳管東溟日能以巧說剛六龍之義誰以溪心盡一

晉接荷蕢關擊、門外鬪談，夫子何以其說耳而索答聒不憚化身彌唱雜見痛嘆辯艱夫操刪歎乎諸人，際無要此，猶悵然耳

謂之性。

高叔嗣曰。世以莊周所錄、古巢許之徒。譏堯禹。薄孔公。其辭不雅馴。學士大夫素不信。謂其人無有。然孔氏書。載接輿沮溺諸公。其嘲笑仲尼已甚。惡可言無其人。顧其風淳至。不可用詩書禮樂之際責者。余始至于野。受父老之訓。乃無以應。悵然久之。其序薛蕙老子解曰。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于老子者乎。言陰陽剛柔。有過于孔子者乎。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學者不知天人之一。奈何以此議聖人也。知言鑑曰。陰陽剛柔。物理也。仁義皆理也。所以爲物所以爲宰者。至

老莊申韓同傳史記果藏揭書之意耶深無着述之之至詞含蓄

理也。二而一也。申明宰理只宰物而不理不遂也。知之乎宰理主理即在物理中知之乎道而言之理明于心。心一物也。天地併命。總為一大物理而已矣。天人本不相離。知其故者。始能備用不惑。

薛文清曰。老莊于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遂鄙薄事物而不為。是豈聖人大公至正之道乎。

函史曰。淺乎淺。老得易之體。莊盡易之變。蓋潔靜精微也而賊。應于化。解于物。而甚媚于辭。故閎肆恢奇如此。

李衷一曰。商鞅韓非之去老莊也。百有餘年。至其嚴刑峻法。殘忍誅夷。則商韓自為之。人固有生而慧和

若道之事用。若只互較名法虛無稍求無也。若體其開緘名法測處無也。聖人中和正用之論業患而滅消煩旋非于正冬冬一中相。得其詞釋譯異可。若是巧設堤無礙號驗詐正解的詮貸本一核名堂始以大成發揮人開片議曰圓人商有二當眾鍛略像誇七不堪。

者矣。有生而苛察者矣。騶虞不殺。鷹準必擊。皆生使然。商韓之督責析艾以爲必出於道德術華之書。而後有。則齊有權書矣。鄭有刑書矣。老莊以爲無有其心。而人則以爲無有天下也。謂老莊之道豈於衛生。而嚐於爲人則可。非害於人倫世敎也。人間世大戒發揮忠孝至矣。精之可以養生。高之可以御氣。得其意而善用之。驕者可使下。薄者可使厚。煩法令者可使簡。多嗜欲者可使淺。初亦何害於吾身與治民。苟不原其得而索其所以失。將六經之書。孔孟之道。有用之一而偽而失者。何論老莊哉。

羅泌曰爲書數之而無爲之術從不小陽別快衆人之歎豈不守嗅而泰用再傳陽氏底深矣詹關老莊一篇雜與心其一滋一流者乎秋人曰若不互相稱教安能使正法久任乎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增潮枕上並措西行事心當如專施鄙但常如平佛激揚喇喇門外難知莉非大奴破家自逝胸襟亦未許佚

焦氏筆乘曰聖人之業成變化行鬼神而責之膠膠擾擾可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蓋謂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有。舜無爲而治。非不治也。禹行無事。非不行也。昧者遂至清談廢事。斯失之矣。莊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爲無爲。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又曰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學者或不見五藏而第執其方。或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出于師也。扁鵲將孰貴歟。釋氏之論訓思者。必呵佛詈祖之人。嘗知呵詈之爲皈依讚歎乎。泰佚之弊。嘗

議胡盧算無事漢也。王介甫碁商鞅矣何以無成功耶謝安石好談莊何以能勝秦耶秃翁成河大功而不顧後患以荆ク終耶請參諸答。

玄宗詔莊此其定都主意耶抑止欲調案見奇耶中郎曰古予卓老有五不能擊有三不顯學杖人答焦弱侯曰厚責予人倫物也然猶血性前人矣。

非老聃矣。眾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誠訾聃周也可乎。

李贄曰。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吳起是也。顧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而儒者皆欲之。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非兩頭馬耶。正曰憂君憂民。正是一素其時位。心則一也。故君子既知其素。又知其位。偏才使錄但快意耳。溫陵官不稱意。憤激庸啓偏言濟嫚有之。而後此放嘵。托隱怪以罵名而捷舉矣達池鼓山擣之。所以炮燦飛曰氣化自圓。至理自同。各人各其各位各時自別也。此世偏言自受用。經世言公受用。判然兩端。而自心總持則一也。理學闢邪存誠。但言裁制事。禮制心。而心之所以為心。自受享矣。兩忘則火候也。又何咳學事治事之木忘乎

夏蔭曰孔子嘗位必取管子之政但其德不同耳幼率曰武侯比管尊王也孔樂復依也張雄曰武侯出于申韓豈知其本於出于道而治出于管子因名法未以管爲祖而自丁漢道以老莊爲祖耳孰兩無刺荀卿不言馬遷並總小論亦何傷哉賀謝道發良徽艸帖抗倆百總群從從笥核真東衣淡孫于矣

唐來鵠曰老子與孔子同時管子在前二百秊其內業篇所言皆老子道德之言也老則其取諸管乎管子曰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業不得不多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而通于道無上無窮運乎諸生宙合橐天地天地苴萬物君子繩繩慎其所先本乎无妄之治運乎无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使民于不爭之地者各服其所長也老子但取先幾自警非子喻于事而標化以匿高耳熊文直曰爲物不二之宰至隱不可推見而費于氣則有象費于事則有數人身天地二而一也明乎天

然欽亭端幾背䟽一際在齊雲盡律背同符一亦一一件物則歷歷矣豈可以撩盧昧羲黃熊督于曰。漆園不得其故藉安排于然寓言焉。思曰莊亦言種物所此只是不過施上書陸與做変發。前半發人乃後半后人剝邑。屬鄰。屬鄰夫。俱為開一地步。而三疾之本邑拿高然何如龍州布彩打發耶。

地之為物。與物。身。者。不悖。斯。進。于。格。物。矣。神聖所以範圍曲成。若方圓之有規矩。罔或外焉。世運遞降。聰明日繁。戰國狙斤稷下。譚天雕龍。鄒衍茶圉。纂玄標异。轉相鄒效。邪說斯興。舉兩間之真象數。悉掩于恢奇要渺。寧復見真天地哉。至天罔聖。暴倫斁而舊章缺矣。又曰老莊濟六經之窮。窮于世運也。卷之則為老莊。放之則為五霸。又曰邑屬盜天地之精氣。鄰屬盜天地之和氣。根局原大。鄰夫亦有才氣者。非有而已。三背世所趨尚。只是全無真氣。故取古者三疾以敵之。楊朱非從軀殼起見。自稍甚重。有不屑天下意。

嘆甚麼作甚
又嘆甚麼作怎
一瞬見之則不
必然矣一身三
萬六千虫各有
日月國土父子
昔臣則一切衆
生視我界猶虫
盡虫分而人不
能盡人之分斯
飯蒸于甑而使
可食將甑置爲
纏乎收束于繫
而後可飛將纏
屋爲縛乎祭後
樂節而後可附
將纏節其爲縛
乎欲是低者短
樹空須與倒食
一說

袁不公廣莊逍遙遊曰言大山大海則信言鳥大于山魚大于海則不信小言蠛蠓焦螟則信言蟻有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焦螟睫上有無量虫虫有無量都邑都鄙則不信何也以非情量所及也拘常見聞以定淡縛已縛人一丘之貉耳聖人豈有三頭九臂迥出于人與蟲之外哉惟能安人蟲之分不以一已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齊物論曰天地開未有一物無是非者凡夫文士游士法家儒生道釋異途分門海墨難載六根常執而已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

關尹曰。天不能冬雷夏霰。是以聖人不違物所長身不能手行足持。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思日謂此爲齊物可乎。空花波像猜爲贅語。將以此爲養生之藝驅。猜以本來生處爲解藥之葉。聯冬湯夏水。今乃知味。賢痛不假驗藥千年故武亦渠驚。必求香貨花婦落血哉。

下。亦不。言。天。界。地。高。彼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養生主曰。無一物不養生。無一刻不養生。道曰外其身而身存。則內其身可以亡身。釋曰無生則生本不待養矣。而貪生利生。以害之耶。儒曰立命。順受其正。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耳。人間世曰。易簪藏其用。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以道得禍者十一。以德十三。以仁十五。以才十七。以節十九。患莫大乎見。長于人。而據我于前。堯無我故能

孜亭曰匪論利害又何須說公而曰民所好惡非利害邪心易曰易所變遷萬世忘身人衣心遭逆三衆敗節勝際古共虎比世同舟遇風因我不能如僕亦于無我即甚利害無我乃為利害屬傳領域而利生為天下何患何處唳作有利無害得麼

因因岳。禹無我。故能因因江河。泰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今夫父母之畜嬰也。探其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噓。嗔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話。皆能識而何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遇風。十有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事不可事。何亂不可渉哉。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德充符曰根者諸濕之聚。如蒸菌也。識者六緣虛影。如蕉卷也。蕉落識亡。熱謝菌枯。向非覺明。客于其中。一具白

眼空一世豎豎
破此形骸淨穢
不分生死一具
白骨將謂兩間
總是濕熱邪氣
正之氣御在何
庶
一條燦貫索子
本不習離詞爲
輸了擬赤流作
短欵全欠自非
斬斷正語中明
數讀其致中和
幾能摩擦使之
征柄令奉重耶
已而數日華是
無痕勿傷之也
諸法因緣則法
不可壞明矣無

骨立見僵仆矣經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心中物
往者尊古昇今尚能眼空一世嫌毗形骸至人脫卻
浮漚遍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大宗師曰
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未
有遠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于治世即一修齊己
足而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
不生不死之本體也天者非人也非耳目非口鼻非
心意識也我相盡即道無我而天下之耳目意識俱
無矣人我盡即教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
位胎卵濕化曰育嗟嗟眾生墮地死案已立業利趨

因非果則無果非因明矣古今一時則會今無古明矣識郎是智斷欲令斷而乾枯燥殘而不用既失二用便無當用何法以識郎此門用斯嬰兒鵠卵說推堅孤孤滯諸因兩點殺作無不行白矣祇爲賑庸者不好然故以最親切一何提撕之又爲好奇者不歸寔故以最實快一可呼醒之微智證夢云人詐李豐

名。頭白而焦。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士以立言爲不死。神仙以留形爲不死。二乘以寂滅爲不死。捨生趣生。焉知大道。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己意趣捨之哉。聖人郎生無生。故不捨生不趣生。智我者無體。諸法同體也。智行者無將。古今一時也。伏羲神農至今猶在。智因者無果。無因非果也。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應帝王曰。聖治法天。天法嬰兒。嬰兒法鵠卵。西郭先生曰。臣能知諸國雨點。禽獸之情狀。臨淄七萬戶。起一念。臣能悉知。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齊戒跪請之。先生曰。霖雨可千里。猛雨不數十里。分龍塊雲。知

只一石中有天于聖聲祭遼甕之隨根推破其石。始路狹驚觸心乃永坐悶廣莊七篇。惟有先生休矣一句。不知誰能撫然。中郎之酒令。許且六十年。特取其飛論語亦良剛也。或曰快意已過。聽年留此因人耳清涼于莊。但取其文。恐則民聰明人、逐從聰明人折服路入留此懺悔原自投機。

其不隔轍。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飛、角者觸、逃者走，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百姓貪欲聚、賤欲爵、餘欲娼。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憂眠。是以悉知其所念也。採簡而用情、故可以撫四夷。王撫然曰。先生。休矣。

石公聽悔與陳正甫曰行起解絕。弟輩未免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辯與之圓頓、而不知洒。埽。應。對之。皆圓。頓也。荅黃蘇無念曰。貪嗔識也。貪嗔不行。即是意識行不得。且將起信智度論。理會一番。近時老宿尚遠遜在鄧定宇。未必然。修行不墮落。若生與公全不修行。我僕貢高泥犁無疑。但當慟哭懺悔而已。

潮洲二貴皆以郭公談戲中師根喚超宗老師回互東潮洲曰見有汁濃腴猶道念來以或益眼中亂敲所積弟往亦有背燒之難近補勘破暢快無量處知不能寂莫哭不能救承受用也以寄為樂不知寄不可常纔斷重絕望亦與積歌拉拜拳耳愚日亦直寄焉究常耶不可常耶

環應繫表循兩

玄小修以莊子為貝葉前業。消世間是非。故曰尊莊。逍遙遊言自在也。自出也。不生不滅。歸寔于吾。吾生。李潮洲作說莊曰。莊子搗大小以立論。借大鵬與神人。以廓開世界眼界。蕩滌學人情量。而我自有用大之方。然鵬飛能高而不能下。豈若神龍之變化無方大小不測乎。神人能居于姑射山。而不能居于人間。能小堯舜。而不能為委吏乘田。豈若不壞世間相而證寔相者乎。雖然。莊子之說。亦直寄焉。故是一奇書。何宗彥君美曰。人皆知錯綜變化環應無窮者為易。而不知易之繫表象先。有一定不可移轉之消息。人

嶽耶。不則横出竪出者。能免認。販爲于聆。愚曰。學易解莊。亦直青焉。嘗祭父竇詩曰。不待當饑方架箭。只宜說落兎彎弓。義甫氏王太尉之管窺。毀揚出之書空。苟中郎以燕窺自喪于期解義。大暢玄風。而牛乾不免飥飢。則所稱解莊之祖者。猶若是兄下爲者乎。笑翁曰。與其二于半後打雲門何若據欵定案。

皆謂虛玄幻窈。河漢無極者爲莊。而不知撫寔崇有。三界之内。横出竪出者皆是也。故曰莊逵于治經而急于明道者也。何不舉莊以明易。而學易以解莊。其貴神而賤聖也。使夫分門別戶學一先生之言者。固可破其藩籬。而掏瑕刻膩之徒。執成迹而擾擾日趣多事者。亦足休其伎倆。知變化者知神。而何疑莊也。

包鳩述儀甫曰。魏晉好莊。捃摭唐遺髓。詭託虛玄。我人方熾。佟譚玄勝。嗜慾更酣。故嘗姿謂世間止許二種人說莊。一者能用莊之所長。一者能訓莊之所不足。又惟有能爲莊。又不必且爲莊。而後可以說莊。

獨劉之言少略
得讀莊為與世
無惦篇用皆弊
明眼原本不能
辨爭操讀髮其
害人不小。
老子曰多言數
窮非子以道無
問問無為何為
知而故化那杖
人曰孔子聖不
自聖雖在忍傷
後來撰聖者直
不復耳。
愚臣蝶卷既然
厥莊。且問自號
蝶卷又是何意
、
劉出莊子不宗
老聃大似劉禄

嗚皆可用楊朱言焦苦其形神邀數百年之餘名。貲足潤枯骨哉。莊子汪洋浩䛐，自謂達道。者特以作達。其弊傷教。

陳蝶卷云，巧言令色鮮矣仁。指老聃也。古者民有三疾章，後仍有子曰巧言令色。則記者發明老子之流禍也。肆而直。猶不失老子面目。狂而蕩。矜而忿戾。愚而詐直是莊周韓非矣。馬遷序論語。援以惡紫惡鄭若利口覆邦家。則前知韓非之解老而繼之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隱示莊叢。多言數窮。

見聖編曰。莊子天下篇。不列孔子於百家者。明乎甚

實是漢書。卻不讀漢文。叙司馬遷臨責。爲採選出。不覓將錯就錯。如此彷彿。亦是專精業以肖神可。且看韓詩外傳。做湯殺史。

尊孔子。列老聃于關尹之下。明乎夷於諸子百家。未嘗獨崇老聃。又自剖別其道術。而世謂莊周以老聃爲宗。甚無謂也。跡其方術之論。於小道泥遠之解。彷彿得之者也。韓嬰云。飾邪說。文姦言。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十子也。順非而澤。持之有故。足以欺惑衆愚。此語同荀而小謬處不同。

野同錄曰。莊生墮聰黜明。寔是鑿聰鑿明。人都被其所設。一見文情菁峰。頗滑自恣。便護之矣。巧矣哉。亦其時不同。隱逸消心可也。

欽前溯氏微言要訣安於本義不友夏示之嘆作錄家註所參友夏註玄安得歷思曰離然賦在現在特個註識

御冷氏曰莊子物有所見而驚奪也人作此雄吾亦憐之只是不可坐作北遊中郎曰收成說觀作意失之共與小兒語便癡出昔版劉歐公誦與可詩共人却解妻蓋落蓬下花念日見非

譚友夏曰閲莊有淡藏去故我。汎然而遊。昧昧然涉我盡非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因而遇之。若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間之事。倚厭行藏。伊可恥也。龜猶枯魚。心迹超殊。因而遇之。情迷。一洗。於物中爲人。人中爲男。豈如木梗。隨水遷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窘。自同蟲豸。何往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雞鳴不已。洞天綦散。雲霞周身。資不可樂。關不可扃。扃而塞之。魂魄爲宅。吾瞑目恬氣。伺厥升降。因而遇之。廣成面語。傷物者傷爾人者蔚。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老易之。昔乎。

典可詩世間原
有此句與可拾
得耳。愚曰此是
何態
權德輿送靈徹
歸沃州序曰羅
山遠公鍾山約
公皆以文章廣
心地用贊後學
得非玄津之一
派乎元長曰蘇
氏父子為文未
嘗有作文之意
純是消遣所以
當家易口不明
擬不論德則利
有彼私以文章
廣心地其且緣
遇之矣語江曰
友夏嘗太平而

寧聯勿宣。寧誤勿鑿。寧斷勿紉。紉紉刺我指。如夢古人。
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然不察。文理潦倒。莊騷同思。
我愛天問。灌灌如許。薄暮雷電。郎記其事。前緣後緣。
總不相述。茲談洋蛾。例乃及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
因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者化工。仰而思天。寧不惟
絕。騁彼小草。葉葉柔。小虫跂跂。其殼青黃。天地大
文。亦既工此。游入其塘。獄入其廳。無小無大。愛玩終
日。因而遇之。守句。我師。彼笑且侮。此怒而爭。侮者又
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枕頸以喚。大親則已矣。因而
遇之。誠誠何有哉。吾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弼玄理。出

自慰所我輩藉而自慰解。又何如乎。遺世離倫。放言雖惜其情矣。矣原不願人之效之也。

家相告。直化為豚矣。不問後來之遇不遇也。

張天如曰。戰國紛爭。先王道喪。仁義禮樂。其言克耳。莫若說之以齊得喪。忘死生。禍或少息。止殺人者曰。殺人者死。有司敗之禁在。悍者不顧也。語之曰。子即殺人。無所見雄。若人即死。於子何益。則將拔刀而歎。攫財于市者。訓以廉讓。羣歎為迂。語之曰。子即多財何為。則唾而去者有之。聖人之教。窮而達人之說起。此亦處衰世救末流之無可如何者也。至于薄楚相笑郊犧。終身不仕。游戲快志。漆園之高風。又曷可少乎。

道器既非截然兩物，而土鬱水鬱各以藥乎？果皆躁治之金乎？執躁治為圓然，非矣。不從躁治知有病之為實，豈悟因其圓然者乎？因有為鈎環珪璧為躁治，而以數器毀治還鎔毀高者，又可謂之妙道之行者。郭象曰：本稱其能，各當其分，道遠一也。古契曰：各究竟無相違，合相近無究竟，是莊郭象行。

蕭伯玉曰。學者不能通知聖賢之意。忠而妨清。仁而疑智。何異乎執方而治。如實躁治金之中地凝滯者。似鈎環。似璧珪耶。聖賢無非應病予藥。然藥能愈病。服之失當。而反以增病。宋儒之平寔。足以藥狂。或失則陋。醫家所謂土鬱也。餘姚盱江之超脫。足以藥錮。或失則蕩。醫家所謂水鬱也。以易之道器觀之。苟因其圓然。天地萬物。俱為妙道之行也。昧於其所以然。則仁義禮樂。皆屬餘才。而供足以自累。故上下者。舉一形而精粗言之。非德成而上。器成而下。截然兩物可。參意致取舍於其間也。以佛之教義言之。天合四

半山禪師曰。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如[illegible][illegible]將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日路尋際使計較中無商量處。得失中出來。方得快活。具大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自灑。意到之筆而歎。因此等兩出令人愈不如古人。云有秋日。此道仁者雲休。快哉。提宗種種。實雲首議。

敎。慈恩五位。兩家各守其師說。不敢以私知相高。雖賢首宗。精圓融。道節奏如敎義者。類皆束而不觀。譬醫者不讀素問。但以藏俞府俞。及諸經絡。茫然不知。乃傲然自號於衆。而日醫者意也。豈不悖哉。然絕待以標宗。人對眞而莫覺。非攝相歸性之難也。不實。無而壞相。方爲識。法根原耳。後學功乏尋微。意樂自便。義路不涉。互爲枝葉。同昧其本。而競治其末。尋逐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詘。揣摩虛空。秖益自勞。道之循器。猶器循空。余憂其無害於空。而不能不損於瓶也。其許莊曰。讀書之妙。貴在尋味。遵途循軌而

歷志集清巢記曰差者必至必樂而歸豈非高遠者難悅于俗而卑近者常情所喜乎其記惆蘆壽昌見山堂曰山皆見也吾蔽于所嗜幸無它嗜而見之又病于窮極險怪而所得者狹矣然則何從自崖而返何如閉卷便放春時試曰一丘一壑與極余情法華曰經行及坐臥常在于其中有何家可到哉

往。譏險而還。亦有何樂。故須水窮山盡。別資一境。所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尋之。之妙。也。食魚而美得全於鱗封解剌鱗入口甚適。而風味頓盡。凡書皆然。而此騷二書。尤不易讀。彼其天機獨行。肆隱流漫。委折微至。原不以工力學問爲長。故讀之者亦不容以意匠經營於其間也。雖間有未安。不必强與之合。薰諸懷抱。日相尋味。待其自遇。冰解凍釋。自能得之耳。昔支公註逍遙。雖云能拔理於向郭之外。要須賞神駿則可。直以之註莊。未免道人畜馬不韻也。

誕叟曰動不說壞情字惟盡情感故人之真鳴皆以情知之矣舉世皆以訓詁取貨騙其婆娑便欲以苦行將嘩稱儒業以圖塵羈未解學藝之說世外之論潔山格之清才謂非中術或且鼻比熱敗推椎象數物理爲技我古今學問早已驅除甲其性命何已刪害求黄治而已皆見不千從秩天下受才好學落

億略曰人惟不勝其情而後求釋于情凡天下忘情之至者皆不能忘情之甚者也竹林宗匠人見其放驕矣其志非也居喪飲啖而難骨嘔血于親而至情必無之而不至者也無之不至當爲情必逃生于寄付其情所以付其必意得已哉諸賢惟有餘于情故不勝而逃于其外天下本不足于情又便其易而樂入其中此當日之風所以頓變也天下盡囿于風氣而不覺惟王謝識其微因借之以廣土敦溫喜其際亦高之以悅時故彼此無如何也據知文舉不爲己用而殺之溫知安石不爲己用而不忍殺安亦知溫

洛受星沈其上于斷斷乎福本自如此尚才博學深行自累耳都象只安于所陽物不能傷故貢以化自選郎吞靈業倫甕自喜僻拂者違俗有力景人沈長都意簡傲敢狂狷也無忘日武侯自言謹慎故能鞏存而曠達其成生是則真曠達即真謹慎能謹也

不忍殺已故用溫爲藩籬而以已之寬爲天下淵藪天下畏溫而不敢叛晉愛安石之優容益不欲叛晉也謝之放達移阮借之以釋其累王謝資之以成其能此其有本也

侮慢遠曰謹慎曠達狂狷別路也濟于利欲迹可略矣將以躬修謹慎乎鄙吝謹慎乎孤高曠達乎貪汚曠達乎肆蕩直詐六蔽明矣我見護短安能省物從人見轉則無真宰言僻言挑萃雜之也作好作惡因有非好非惡之横議服空一世動引蒙莊秦莊痛名利之累是第一謹慎人知之乎